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

复旦 外国语言文学 论丛

Fudan Forum

复 旦 大 学 外 文 学 院

2017秋季号

Autumn, 2017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出版社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7 秋季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7 年秋季号/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主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7-309-13542-8

I. 复… II. 复… III. ①语言学-国外-文集②外国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H0-53②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5461 号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7 年秋季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主编
责任编辑/郑梅侠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当纳利(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25 字数 438 千
201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542-8/H·2815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编 委 会

主 编: 卢丽安

副主编: 陈 靓

栏目负责:

文学文化: 张 冲

语 言 学: 沈 园

翻 译: 王建开

本期编辑:

郑梅侠

编委:

曲卫国 孙 建

李 征 汪洪章

季佩英 姜 宏

姜宝有 郑咏滢

高永伟 谈 峥

褚孝泉 熊学亮

蔡基刚 魏育青

语言学

事件结构的三维表征

——对 Croft 事件表征模式的评介 吕长斌 刘凤玲 (3)

形式聚焦方式对注意及二语形式学习的影响 卢燕华 戴炜栋 (10)

俄语情态情境成分的认知研究 曾 婷 (18)

基于 CSSCI 的外国语言学研究高影响力论文实证分析

(2011—2015) 杨 昆 毛延生 (25)

核心图式理论下日语复合动词后项“一上げる”多义性

再考 杨晓敏 (32)

中国学习者英语通用语能力的构建 俞 希 (42)

跨学科视野下的演化语言学研究全景图

——《演化语言学》述评 楚行军 (50)

文学

Some Thoughts on Victorian Novel: A Talk at English, Fudan

University, 25 Nov. 2016 Donald Stone (59)

文学伦理·文学翻译·世界文学: 托马斯·奥列弗·毕比教授

访谈 卢 婕 (68)

从《随意敲门》探析莫特利笔下的路西法效应 庞好农 (74)

从后结构主义解读《斯通家史札记》中女性身份的变化与

建构 时贵仁 付筱娜 (79)

危机重重: 论山姆·谢泼德《地狱之神》的戏剧空间 孔 瑞 (84)

加拿大原住民戏剧中的“厌女症”书写 陈文益 (90)

旅行写作“讲述”与“展示”的“真实”

——以 V·S·奈保尔“印度三部曲”为例 赵飒飒 (97)

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的身份探寻与历史书写 苏 鑫 (102)

南亚穆斯林流散作家的“9·11 文学”创作 罗 琼 (107)

奥斯维辛灾难与美国后现代主义诗学的发生 尚 婷 (113)

传记小说何以可能?

——《福楼拜的鹦鹉》《亚瑟与乔治》的个人同一性与传记

创作探索 王一平 (118)

启蒙——人本主义的自由幻象

——歌德《浮士德》悲剧的第一动因 孔婧倩 (124)

作为一种“述行”的言说方式

——论玛丽·奥利弗的诗歌成就 倪志娟(131)

论莱斯利·菲德勒后现代主义文学观的通俗化

特征 伍艳红 朱 芳(138)

首部非裔美国小说《总统的女儿》的叙事伦理 肖 旭(143)

试论《自由的恶作剧者》中的双重意识 李雪梅 李群群(150)

宗教维度下美国本土裔作品中的族裔性构建

——以路易斯·厄德里克作品为例 陈 靓(157)

西方库柏研究综述 马岳玲(165)

麦尔维尔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评扬金才《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现代阐释》 姜礼福(173)

翻译

《金瓶梅》芮效卫译本的“入俗”与“脱俗” 朱振武 洪晓丹(179)

道成肉身与《圣经》翻译 任东升(187)

误读与悟读

——《文心雕龙》书名英译研究 戴文静(193)

忠实还是自由? 理性还是非理性: 译者的伦理选择

——罗宾逊与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思想比较 彭 萍 朱 桀(199)

语义显明, 交际见效

——亨顿《论语》英译本鉴评 张德福(205)

中国文学在瑞典的译介研究(1924—2015) 叶 艳 向 鹏(210)

从《古韵》在英国的流行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张 蓓(216)

语 言 学

事件结构的三维表征

——对 Croft 事件表征模式的评介^①

吕长竑 刘凤玲

(西南交通大学)

摘 要: 事件结构的三维表征模式是克罗夫特在《动词: 体及因果结构》中提出的一种新的事件结构表征方式。该模式由一维的因果结构与二维的体结构组成, 是对克罗夫特早期事件结构表征方式的修正, 主要体现在: (1) 将因果链与体结构表征剥离开来, 避免了论元指派时的不确定性; (2) 提出了二维体结构——时间(t)维度和性状(q)维度——来描绘事件随时间而展开的方式。在此基础上, 对文德勒的动词体进行了细分和扩展; (3) 将一维的因果链添加到二维的体结构形成三维事件结构模式。该模式不仅揭示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而且对次事件的体特征做了细致的描绘, 为事件结构分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该模式实现了句法和语义之间的直接连接, 简化了论元实现过程。

Abstract: A new model of event structure, three-dimensional representation of event structure, presented in Croft's *Verbs: Aspect and Causal Structure*, integrates aspectual and causal (force-dynamic) analyses in a single model in order to remedy Croft's defeats in Causal Chain Theory. The major advances of the model are as follows: (1) avoidance of indeterminacy in argument realization by distinguishing causal chain and aspectual structure; (2) revision and extension of Vendler's classification of aspectual types based on a two-dimensional geometric analysis of aspectual types, including time (t) dimension and qualitative state (q) dimension; (3) an original representation of event structure, i.e. three-dimensional event structure with the causal chain as a third dimension added to the two-dimensional aspectual representation. This model not only represents the causal relations between events — events causing other events, but also presents a fine-grained analysis of aspectual structure, and is superior to other models in event structure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Besides, the model provides a direct link between grammatical roles and participant roles and thus simplifies the process of argument realization.

关键词: 事件表征; 因果链; 体结构; 体类型; 论元实现

Key Words: Event structure representation; Causal chain; Aspectual structure; Aspectual types; Argument realization

一、引言

事件结构的三维表征模式是克罗夫特(Croft)在《动词: 体及因果结构》(*Verbs: Aspect and Causal Structure*)一书中提出的一种事件结构表征方式。该模式将一维的因果结构(causal structure)与二维的体

结构(aspectual structure)融为一体, 形成事件结构的三维表征模式。事件结构的三维表征模式克服了克罗夫特早期理论中所存在的问题, 改进了文德勒(Vendler)对动词体的分类, 为事件结构表征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尽管目前国内外已有四篇(Romagno; Depraetere; 孙志农; 王勇)关于该书的介绍, 但是这四篇书评均

^①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点)项目“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的级差特征研究”(SC15A027)的阶段性成果。

未对该模式,特别是克罗夫特对文德勒体类型的改进予以详细的评介,而这部分内容是克罗夫特在其前期研究基础上在相关领域做出的重要推进,因此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的评介。本文的评介将主要基于克罗夫特(2012b)(后文简称为“克(2012b)”^①)。其原因在于,尽管克(2009)对该模式已有论及,克(2015)亦从事件词汇化(lexicalization)和论元实现角度对克(2012b)中涉及该模式的相关内容做了概述,但是对该模式的首次系统论述是克(2012b)。本文拟首先对克罗夫特早期事件结构表征模式所存在的问题予以简述,然后对克(2012b)的修正予以评介。

二、克罗夫特早期事件结构表征模式存在的问题

在克(1991; 1998a, 1998b)中,事件结构被表征为参与者在因果链上的动力传输关系,如句[1] *Sue broke the coconut for Greg with a hammer* 被表征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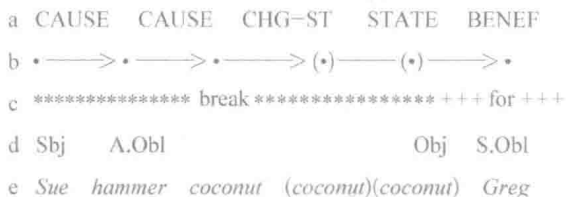


图1 克(1991)的事件结构表征
(转引自 Croft, 2012b; 209)

注: a = 事件的分解; b = 事件的力动态结构 (Force-dynamic structure of the event); c = 动词/谓词侧显; d = 对应的语法关系; e = 论元; *** = 动词侧显; +++ = 介词侧显

克(2009; 2012b; 2015)对上述表征方式的缺陷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归纳起来主要包括:(1) 体类型单一。唯一的体区别是过程和状态的区别。(2) 没有对动态的次事件(带箭头)和静态的次事件(不带箭头)加以清晰的区分。其结果是,表征参与者动力关系的因果结构和表征参与者所经历的状态变化的体结构被融合在了一个维度上。这种事件结构表征模式的一个弊端是,参与者如 *coconut* 不仅在因果链的节点上要表示出来,而且在体相(aspectual phase)的开始和结束时亦必须表示出来。*coconut* 的多次出现将导致论元实现(argument realization)时的不确定性。原因在于:在因果理论(causal theory)中,论元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动词的侧显(profile)。动词侧显的不同将导致论元连接的不同。

对于句[1]来说,动词 *break* 侧显的终点是 *coconut*。从理论上讲,*break* 可以侧显上述任一个次事件中的 *coconut*,没有理由指定动词必须侧显最后一个次事件中的 *coconut*。(3) 因果链表征的是力在事件参与者之间的传输。这与更为普遍的认识——即因果关系应该表达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是不一致的(Croft; 2009: 143-144; 2012b: 210-211; 2015: 108-109)。

针对上述问题,克(2012b)将因果链与体结构剥离了开来,对一维的因果结构进行了简化,提出了更为细粒的二维体结构,并对文德勒的体类型进行了拓展和细分。在此基础上,将二维体结构和一维的因果结构整合在一起,构成事件结构的三维表征模式,分述如下。

三、一维因果结构

与其早期研究相比,克(2012b)对其因果结构进行了简化,将因果链与体结构剥离开来,以单一的维度专门反映针对因果的概括。在这个维度上,参与者角色的排序依据是动力传输关系,事件结构则是考察其相对位置的框架。如对于句[1]所示事件中的各参与者来说,其动力传输关系被表征为如图2所示的因果链。该因果链被划分为与事件参与者有关的片段,每一个参与者在因果链上只出现一次,参与者在因果链上的位置由因果指向性(causal directionality),即动力传输关系来决定(Haugen, 195),而因果指向性则由侧显来决定。在克罗夫特的因果结构中,共有两类侧显:动词侧显和非动词侧显。前者指由动词侧显的因果链片段(如实线箭头所示),后者指由非动词成分(如介词)侧显的因果链片段(如虚线箭头所示)。如在图2中,动词 *break* 侧显因果链上从 *Sue* 到 *coconut* 的片段,介词 *for* 侧显最后一个片段,即 *coconut* 作用于 *Greg* 的片段。整个因果链,即事件的因果结构就是由动词侧显出来的事件的语义框架(Croft, 2012b: 205-206)。



图2 克(2012b; 206)对句[1]因果结构的表征

由于参与者在因果链上的相互关系是论元实现的关键因素(同上,198, 283),因此将体结构从因果链中剥离出来后,使得事件结构的因果关系更为清晰,避免了论元指派时的不确定性。至于参与者在

① 后文凡涉及克罗夫特的不同著述时均采用类似的简写方法,如克罗夫特(2009)简写为克(2009)。

因果链上的排序,则与说话人对事件的概念化或识解(construal)有关,并遵循普遍的认知限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原型事件,即由高施事性的起点(initiator)和高受影响性的终点划界的事件,是因果网络中最容易被个体化(individuated)出来的事件类型(同上,356; Romagno, 340)。如自主的施事通常被识解为自治的使因,因此最可能成为主语——被侧显片段的起点,如 *Sue*。反之,彻底受影响的受事由于不可能再引起任何其他变化,因此最可能成为宾语——被侧显片段的终点(Croft, 2015: 107),如 *coconut*。

至于旁格,克罗夫特将其分为两类:先行旁格 A. OBL (antecedent oblique) 和后行旁格 S. OBL (subsequent oblique),如 *hammer* 和 *Greg*。前者表示在因果链上先于宾语的参与者,后者表示在因果链上后于宾语的参与者。某一参与者究竟是 A.OBL 还是 S. OBL,取决于因果链上哪个参与者被编码为宾语,而宾语则取决于因果链的哪一个片段被侧显(Croft, 2012b: 208)。对跨语言语料的研究证明,先行旁格(如英语介词 *with* 引导的旁格)和后行旁格(如英语介词 *for* 引导的旁格)的划分可通过因果理论来预测(同上,222-223)。限于篇幅,对此问题本文不予进一步展开。

四、二维体结构

克罗夫特将事件的体结构界定为事件随时间而展开的方式,因而必须以二维的、几何图式的方式来表征(同上,53)。第一个维度是时间轴(t),用于描绘事件在时间轴上的展开方式。第二个维度是性状(qualitative state)轴(q)。 q 维度揭示的是事件的语义性质,反映事件参与者在事件展开过程中所处的状态或所发生的状态变化(Croft, 2012a: 197),即事件展开的不同阶段或相(phase)(Croft, 2015: 109),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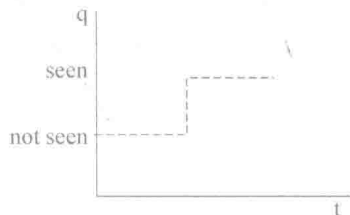


图3 *seeing* 事件的体轮廓(aspectual contour)
(引自 Croft, 2012b: 53)

克(2012b)的二维体模式为体类型描写提供了宽广的空间,对文德勒的体分类做出了重大的改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 将文德勒的体类型区分标准明确划分为事件的语义特征(q 维度)和时间特征(t 维度),使得对体类型的描述更为准确和全面

文德勒在对体进行分类时,首先按语法标准——即能否用于进行时态——将动词分为了两组,然后再根据动词的语义特征把每一组又分成了两类。如根据事件是在某一时刻发生的,还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将不可用于进行时态的一组分为达成(achievement terms)和状态(state terms);根据事件是否具有“内在的终结点”(set terminal point),将可用于进行体的一组分为活动(activity terms)和完结(accomplishment terms)(Vendler, 145-147)^①。上述分类方法实际上融合了动词的时间特征和事件的语义特征,但是文德勒的体类型区分标准却主要以时间特征为主,即文德勒的体类型时间图式(time schemata)。在该时间图式中,活动体与非唯一的、非特指的时间段连用,完结体则与唯一的、特指的时间段连用;而达成体要求唯一的、特指的时刻,状态则涉及非唯一、非特指的时刻(同上,149)。但是问题是,尽管在多数情况下,事件的自然终结点与其时间界限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情况下,二者可能是不一致的,此时,时间图式就会失效。如在俄语中,前缀 *no-* 可以加到许多未完成体活动谓词(imperfective activity predicate)前,表示一项已经终止的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并不涉及自然终结点,如俄语完成体动词 *поработать* (做一会儿工作)(Croft, 2012b: 77)。

对于该问题,克罗夫特的二维体模式予以了较好的解决。在他的体模式中,所有的动词体都必须分别从 q/t 两个维度来进行描写^②。 q/t 二维度的分离,使得通过 q 维度所反映的结果状态(即事件的自然终结点)和通过 t 维度所反映的事件被侧显的时间边界(即起始点和结束点)得以清晰的区分(Depraetere, 201)。克罗夫特将前者称之为 Q -有界性(Q -boundedness),将后者称之为 T -有界性

① 对文德勒的四种体类型的翻译,本文采用的是词汇体(情状体)研究领域多数学者的译法。

② 克罗夫特的 q 维度和 t 维度实际上分别对应于“词汇体”(lexical aspect)和“语法体”(grammatical aspect)。二者的分离为那些语义内在特征与时体构式(tense-aspect constructions)侧显的特征不一致的动词提供了表达空间。语法体在某些语言中可以通过词级来体现,如俄语动词 *поработать* 所示。

(T-boundedness)(Croft, 2012b: 79-80)。Q-有界性和T-有界性的区分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案,避免了文德勒体区分标准的缺陷。

2. 拓展了对体类型的描写能力,丰富和发展了文德勒的体分类

在文德勒之后,不同学者对他的体类型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细化和增补,但是这些后续研究均无法统摄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同上,45)。克(2012b)的二维体结构为这些体类型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框架和统一的分类标准,使其均可纳入到经典的文德勒范畴下,从而发展和细化了文德勒的体类型。具体情况如下:

(1) 三种状态。克罗夫特将文德勒的状态进一步细分为:① 暂时状态(transitory states),如 *The door is open*。② 持久状态(permanent states)。持久状态又包含两个次类:A. 内在的(inherent)持久状态,如 *She is French*。B. 获得的(acquired)持久状态,如 *The window is shattered*。③ 点状态(point states),即仅在一个时间点上存在的状态,如 *The sun is at its zenith*(同上,41-44; 2015: 110)。

(2) 三类达成体。与上述三种状态相对应,克罗夫特将文德勒的达成体细分为三类,包括① 可逆有向(reversible directed)达成体:导致暂时的因而是可逆的结果状态。② 不可逆有向(irreversible directed)达成体:导致持久因而是不可逆的结果状态。克罗夫特认为类似 *opening/closing a door* 这样的达成体是可逆的,因此是可以重复的,如 *The door opened/closed twice*,而像 *shattering, dying* 等大多数破坏性或分解性谓词则是不可逆或不可重复的,如句 **The mouse died twice* 和 **The window shattered twice* 所示。可逆和不可逆达成在二维表征图式中均是有向的,是一种有向变化(directed change)①。③ 循环(cyclic)达成体:这是克罗夫特对文献中曾被称为一次性达成体(semelfactive)(Smith, 29-30; Beavers, 2008)的动词体进行修正后命名的一类达成体。它表征这样一种瞬时效件(punctual event):该事件涉及瞬时的变化,但是该变化不会导致某一结果状态的出现,而是导致一种点状态的产生,且旋即又恢复到该事件的静止状态。如 *The mouse squeaked* 所示,老鼠发出一声短促的叫声,随后又恢复到它正常的

静止状态(即不叫时的状态),直到发出另一次短促的叫声。因此,循环达成体的瞬时变化导致的是一种点状态的产生,侧显的是从老鼠的无声状态到发出短促叫声时的转折,而不仅仅是尖叫行为本身(Croft, 2012b: 39-40, 43, 5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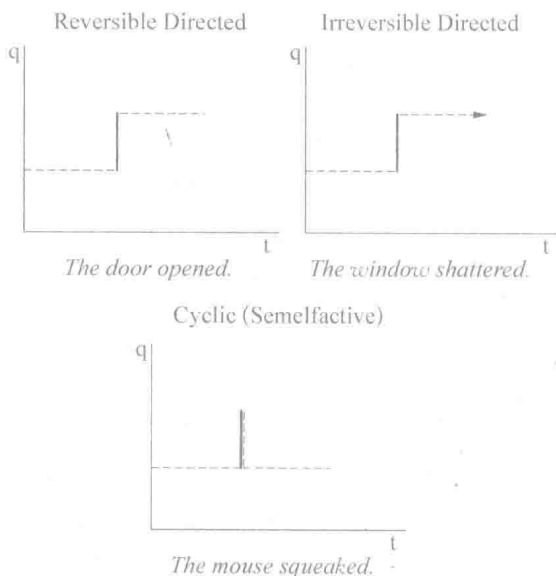


图4 三类达成体(引自同上,60)

(3) 两类活动体,指持续但无界的过程(durative but unbounded processes),包括① 有向活动体(directed activities),指在 q 维度上单向渐成的(incremental)或可度量的变化。这是克罗夫特在文德勒的活动体基础之上增加的一个次类,如 *The soup cooled* 中的 *cool*,以及 *lengthen* 和 *widen* 等动词。由于与这些动词相关的量表不具有内在的界限,如 *The soup cooled* 表达的是,“汤”在温度量表上朝低温方向无限冷却的过程,因此是无界的。这类动词与 *clean* 和 *empty* 等不同,如对于 *empty* 来说,一旦某物被腾空,它就不可能变得更空,因此与 *clean* 和 *empty* 这两个动词相关的量表都是有界的。② 无向活动体(undirected activities),对应于文德勒的原型活动体②。这类活动体实质上指一种过程,该过程可被识解为重复的循环事件,如 *The girls chanted*。因此,克罗夫特亦将此种活动体称之为循环活动体,以强调其与循环达成体的语义共性,即都与重复的循环事件有关(Croft, 2012b: 61),如图5所示。

① 所谓有向变化是指在某些体类型中,从事件的开始相起到结束相止,在 q 维度上只有一个方向上的变化被侧显,即侧显的是单向变化(monotonic change)(Croft, 2012b: 400)。

② 如 *running, walking, swimming, pushing* 和 *pulling something* 等(Vendler, 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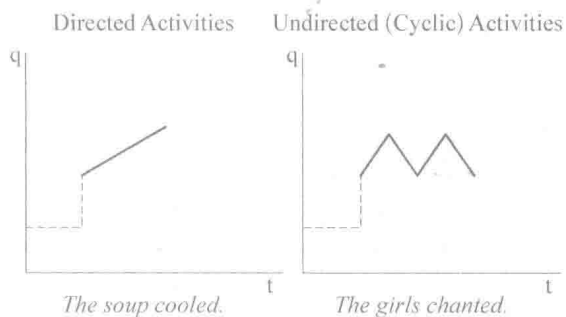


图5 两类活动体(引自同上,61)

(4) 两类完结体,指有界的过程,包括:① 渐成完结体(incremental accomplishment),如草坪修剪事件,这是文德勒的原型完结体^①,指导致某种确定的结果状态的渐成变化(Croft, 2012b: 41-44)。② 非渐成完结体(nonincremental accomplishment)。这是克罗夫特命名的一种新的体类型,是在文德勒的完结体基础上增加的一个次类,如图6所示。克(1998b: 74)曾将其称之为“前导达成体”(runup achievements),克(2012b)将其修正为非渐成完结体,如 *Harry repaired the computer*。这种体既不具有瞬时性,因而不同于达成体,同时又不具有渐成性,因而也不同于文德勒的原型完结体。这类非渐成完结体不存在从静止状态到结果状态的单向变化,不能渐成地完结于某个结果状态,如修理电脑和濒临死亡事件。这类事件与草坪修剪事件不同,草坪可以被修剪至某一程度,因此草坪修剪事件是渐成的完结。但是对于濒临死亡事件来说,在一个人身体功能完全丧失之前,即处于未死的状态时,此人只能被识解为活着,不能被识解为在某种程度上死了。尽管有半死这样的表达,但是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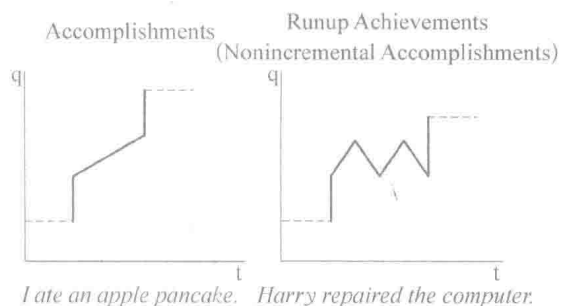


图6 两类完结体(引自同上,62)

一说法通常只用于隐喻,因此濒临死亡事件是非渐成的完结(Croft, 2012b: 62-63)。

需要指出的是,此处将濒临死亡事件识解为非渐成完结体与前文将 *dying* 归类到不可逆有向达成体是否是矛盾的? 本文认为这并不矛盾,反而证明了体是不同识解的结果^②。当 *dying* 被识解为不可逆有向达成体时,侧显的是从活着到死亡的瞬时变化。当它被识解为非渐成完结体时,侧显的是濒临死亡这一过程。该过程以非渐成的方式达到死亡这一结果状态。

在上述10种体类型中,循环达成体、有向活动体及非渐成完结体是克(2012b)对文德勒体类型的三点重要修正。除上文所述的动词 *squeak* 外,可以被识解为循环达成体的动词还包括 *bang*, *flash*, *knock* 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既具有瞬时性,又具有重复性(Beavers, 2013: 632),因此无法将它们归入到文德勒的任何一种体类型。这类动词的瞬时性使其可以归入达成体,但是其重复性使其又不同于任何其他达成体。循环达成体和可逆有向达成体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分标志是:是否导致结果状态的出现(Cortés-Rodríguez, 25)。前者不导致任何不同的结果状态的出现,而是导致一种点状态,且旋即恢复到静止状态,而后者将导致暂时的、可逆的结果状态。

上文已述,文德勒的原型活动体是无界和无向的,其原型完结体是有界和有向的。但是文德勒对活动体和完结体的界定无法概括无界而有向的动词体,即有向活动体,以及有界而无向的动词体,即非渐成完结体,致使它们无法被准确地归类 and 定义。克(2012b)在活动体类型中增加了有向活动体这一次类后,明确地将无界而有向的动词体,如 *cooling*, *hardening*, *lengthening* 和 *widening* 等划归入了活动体,并用“有向活动体”来命名。这一修正更符合这些动词所表征的实质,即在某一量表上表现出的一种无界的、渐成的有向变化^③。对于有界而无向的动词体来说,如 *Harry repaired the computer*,在克(2012b)引入非渐成完结体后,这类曾被克罗夫特命名为“前导达成体”(Croft, 1998b: 74)的动词体就从达成体中剔除出去,使达成体仅用于指瞬时变化事件,有利于对达成体的准确界定。这一点可以从二维体模

① 如 *painting a picture*, *making a chair*, *building a house*, *writing or reading a novel*, *delivering a sermon*, *giving or attending a class*, *playing a game of chess* 等(Vendler, 150)。

② 文德勒将同一个动词由于所搭配的成分不同,或者用于不同时体构式时可能分属不同的体类型的现象视为同一动词在不同语境中具有两种不同含义(Vendler, 155),而在克(2012b)中,上述现象被视为不同识解的结果。

③ 需要指出的是,克罗夫特的上述划分显然是依据 *cooling* 这类动词的内在语义特征而做出的,并不排除它们在特定的语境下被识解为不同体的可能性,如当 *The soup cooled* 与时间段状语 *in twenty minutes* 连用时,时间段状语的 T-有界性就为 *cooling* 界定了一种特定的结果状态,那么此时该事件就应识解为渐成完结体。

式图中更清晰地看出,在图6中,非渐成完结体,即克(1998b)的“前导达成体”在 t 维度上是延续而有界的,是达成体中的另类(比较图4),更适合归到完结体。

五、三维事件结构

克罗夫特的三维事件结构由一维的因果结构和二维的体结构整合而成。在该模式中,复杂的动词语义结构被分解为不同的次事件,每一个次事件包含一个参与者。次事件即是该参与者的体侧显,并由体轮廓(即 t/q 二维体模式)来表征,反映各参与者在事件结构中所经历的过程和状态(Croft, 2012b: 212)。参与者次事件的位置和关系则通过它们在因果链上的因果关系或非因果关系(如处所替换中的空间关系等)来反映(Croft, 2015: 115)。

仍以句[1] *Sue broke the coconut for Greg with a hammer* 为例说明之。在三维表征模式中,句[1]可重新表征如图7所示。该图是将图2的因果链与二维体结构进行整合后的结果。图中包含4个次事件, *Sue* 和 *hammer* 次事件均由循环达成体表征,不过前者为动词侧显(由实线表示),后者为旁格(即介词 *with*)侧显(由虚线表示), *coconut* 次事件由不可逆有向达成体表征,而 *Greg* 次事件则表征为暂时的状态。次事件与次事件之间通过因果维度(即第三个维度^①)上的因果关系相连,如图中向上的箭头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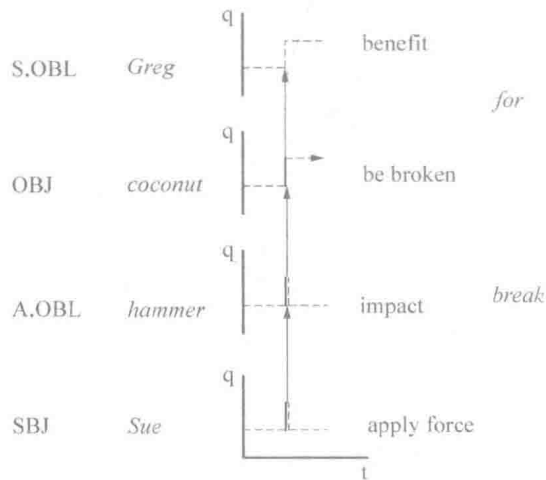


图7 句[1]事件结构的三维表征
(引自 Croft, 2012b: 214)

相较于图1,该表征将句中各次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各次事件的体特征清晰地表示了出来,避免了克罗夫特早期事件结构表征中所存在的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在因果链上,通过工具的力的传输是由动词侧显的,但是工具 *hammer* 次事件仍为旁格(即介词 *with*)侧显^②,且不被因果链的动词侧显所“覆盖”(overridden)。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反映出,工具参与者次事件的次要地位,特别是它在话题性程度上更低的地位(同上,215)。

事件结构三维表征模式是克罗夫特的一个重要贡献。该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

1. 清楚地区分了因果结构和体结构,既容纳了动力模式,以揭示次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解释论元连接问题,又提供了体的表征,以揭示各参与者次事件的体特征,准确地反映与论元实现有关的动词侧显和与体概括相关的侧显,为动词语义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直观的图式表征模式。

2. 简化了论元实现过程。该模式在未添加任何额外的语义表征层或句法表征层的前提下,揭示了与论元实现相关的事件结构特征,即事件参与者之间的动力关系以及动词在因果链上的侧显(Romagno, 336)。这样,参与者角色就与由动词侧显出的核心论元角色建立了对应关系,实现了参与者语义角色与句法成分的直接连接。由于这种直接连接不需要利用语义角色或题元层级,因此相较于其他直接的或相对直接的连接理论,该模式不仅使论元实现过程变得更简洁,而且避免了在语义角色的命名和分类方面可能存在的困难。

该模式的不足之处是为在二维平面上的表达方便,克罗夫特将因果维度和性状维度合并到了纵轴上,但是却造成因果链关系表征与次事件体侧显表征上的重叠,很容易造成理解困难。

参考文献

- [1] Beavers, J. "Aspectual Classes and Scales of Change." *Linguistics*, 4(2013): 681-706.
- [2] Beavers, J. "Scalar Complex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Events." *Event Structures in Linguistic Form and Interpretation*. Eds. J. Dolling, T. Heyde-Zybatow and M. Schäfer.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8. 245-265.

① 为在二维平面上表达三维关系的方便,克罗夫特将第三个维度——因果维度亦调整到了纵轴上,使其与纵轴—— q 维度重合,并按次事件数量将纵轴切分成相应的线段。次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则沿纵轴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表征。

② 这里需要区分两类侧显。一类是动词/介词对因果链片段的侧显,另一类是动词/介词在次事件中对地貌特征的侧显。前者用实线箭头或虚线箭头表示,后者用实线或虚线表示。

- [3] Cortés-Rodríguez, F. J. "Aspectual Features in Role and Reference Grammar." *Revista Española de Lingüística Aplicada*, 1(2014): 23-53.
- [4] Croft, W. "Aspectual and Causal Structure in Event Representations." *Routes to Language: Studies in Honor of Melissa Bowerman*. Ed. V. C. M. Gathercole. New York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2009. 139-166.
- [5] Croft, W. "Dimensional Models of Event Structure and Verbal Semantics."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3-4(2012a): 195-203.
- [6] Croft, W. "Event Structure in Argument Linking." *The Projection of Arguments: Lexical and Compositional Factors*. Eds. M. Butt and W. Geuder. Stanford, C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1998a. 21-64.
- [7] Croft, W. "Force Dynamics and Directed Change in Event Lexicalization and Argument Realization." *Cognitive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Verb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Eds. R. G. de Almeida and C. Manouilidou.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 2015. 103-129.
- [8] Croft, W. "The Structure of Events and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Cognitive and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Structure*. Ed. M. Tomasello.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8b. 67-92.
- [9] Croft, W. *Syntactic Categories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The Cognitiv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10] Croft, W. *Verbs: Aspect and Causal Struc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b.
- [11] Depraetere, I. "Book Review of *Verbs: Aspect and Causal Structure*." *Linguistics*, 1(2015): 199-207.
- [12] Haugen, T. A. "Adjectival Predicators and Approaches to Complement Realization." *Lingua*, 140(2014): 83-99.
- [13] Romagno, D. "Book Review of *Verbs: Aspect and Causal Structure*." *Linguistic Typology*, 2(2014): 333-368.
- [14] Smith, C.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2nd Edition)*. Dordrecht: Kluwer, 1997.
- [15] Vendler, Z. "Verbs and Time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2(1957): 143-160.
- [16] 孙志农.《动词: 体貌与因果结构》介绍.《当代语言学》,2015(2): 235-239.
- [17] 王勇.《动词: 体及致使结构》介绍.《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3): 469-473.

形式聚焦方式对注意及二语形式学习的影响^①

卢燕华 戴炜栋

(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

摘要:本研究调查了一种输入型(篇章强化)及两种输出型(单人口头产出和合作口头产出)形式聚焦方式对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者注意及学习英语过去虚拟式的影响。实验研究结果表明:1)输入型的形式聚焦方式,即篇章强化,对目标语言形式的注意和学习并无积极作用;2)输出型的形式聚焦,不论是单人口头产出还是合作口头产出,都能促进学习者对目标语言形式的注意和学习,但合作产出较单人产出并无显著优势。本文认为,纯粹的篇章强化无法有效触发注意及促进学习的主要原因是目标结构的凸显性受到了任务要求的制约;口头产出对注意和学习的促进作用则验证了“输出假设”,但实施合作的具体条件限制了合作口头产出促进作用的发挥。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one input-based and two output-based focus-on-form (FonF) techniques on noticing and learning the English hypothetical conditional by Chinese college-level English learners. The input-based FonF technique under investigation is textual enhancement, and the output-based techniques are individual oral output and collaborative oral output. By employing an experimental design, the research reveals: 1) input-based FonF technique, namely, textual enhancement, is not effective in facilitating noticing and learning the target form; 2) output-based FonF techniques, including both individual and collaborative oral output, are effective in promoting noticing and learning the target linguistic form; the collaborative output, however, fails to show significant advantages over the individual work. The facilitative effects of pure textual enhancement on triggering attention and promoting learning are believed to be constrained by task demands. While the facilitative effects of oral output on promoting noticing and learning further testify the “Output Hypothesi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failure of collaborative oral output to show significant advantages over individual oral output is most likely a result of constraints by the detailed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collaboration is conducted.

关键词: 二语学习;形式聚焦;篇章强化;单人口头产出;合作口头产出

Key Words: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Focus on form; Textual enhancement; Individual oral output; Collaborative oral output

一、引言

“形式聚焦”(focus on form)是最早由 Long (1991)提出的一个教学理念,旨在以“形式为中心”(focus on forms)和以“意义为中心”(focus on meaning)的教学中取得一种平衡。传统的以“形式为

中心”的教学把语言形式作为课堂教学的中心,语言学习就是一个积累单一的语法项目和语言形式的过程,它与语言使用情境是割裂的。以“意义为中心”的教学则以意义的交流为首要目的,强调真实语境中语言的使用,然而,因其过分关注意义而忽略了语言形式,常常导致学习者在形态、句法等语言形式上持续犯错。“形式聚焦”主张在以意义为中心的课堂

^① 基金项目:该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移动互联环境下的外语学习效能评估与提升路径研究”部分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5BYY088(2015-2018)。

中采用一定的技巧和手段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向交际中偶然出现的语言成分,以综合上述两种教学模式的优点,使其相互补充,相辅相成。

“形式聚焦”的理念提出后,引起了二语研究者和二语教师的广泛关注。他们对“形式聚焦”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同时也扩展了该术语的内涵和外延。Ellis(2016: 407)在综合各家观点之后认为:“形式聚焦”包含“当学习者在把第二语言作为交流工具使用时,把学习者的注意力引向语言形式的各种手段。”在这一定义中,“形式聚焦”既可以针对交际过程中偶然出现的语言问题,也可以是针对学习者在交际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而提前设定。因其包容性,本研究采用该定义作为工作定义。

二、“形式聚焦”的理论背景

(一) 注意假设和信息加工论

在二语课堂中施行“形式聚焦”活动的理论基础主要有注意假设(Noticing Hypothesis)和信息加工论(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Schmidt(1990)在最早提出注意假设时认为,注意是学习发生的必要条件。尽管最新研究表明隐性的、无意识的学习也是可能的(Williams, 2009),不可否认,注意在二语学习中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至少对二语学习具有促进作用”(Schmidt, 2012; 引自 Izumi, 2013: 26),并且,“注意越多,学习效果越好”(Schmidt, 2012; 引自 Izumi, 2013: 26)。然而,二语课堂中,学习者不一定能够注意到他们应当注意的二语语言成分,因此,教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帮助学习者注意到这些语言形式,从而促进第二语言学习。形式聚焦活动让学习者有意识地注意到输入中的形式,否则,这些语言形式则可能被忽略,从这个意义而言,形式聚焦有助于二语教学和学习。

信息加工论则认为(VanPatten, 1990),人的加工能力是有限的,学习者在进行信息加工时往往无法同时兼顾形式和意义两方面的信息。在以意义为中心的教学中,如果学习者无法注意到语言形式,那么就有必要通过专门的活动把学习者的注意力转向语言形式。形式聚焦活动恰恰满足了这样的需求。

“形式聚焦”旨在通过发挥注意这一认知机制的作用,在形式和意义间取得一种平衡,使学习者能综合地学习到形式、意义和语言功能。教学实践中,有不同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包括输入型(input-based options)和输出型(output-based options)形式聚焦,显性形式聚焦(explicit options)和反馈型形式聚

焦(corrective feedback options)等(Ellis, 2008: 879-880)。其中,输入型形式聚焦通过控制目标语输入的特征来进行教学干预,例如,输入强化。输出型形式聚焦则通过迫使学习者进行产出,从而发现产出中的语言问题,进而注意到随后输入中的相关目标语形式。

(二) 篇章强化及产出相关研究回顾

因本文着重比较输入型和输出型两种形式聚焦方式对注意和二语学习的影响,故下文将针对这两种方式的研究进行简要回顾。

篇章强化(textual enhancement)是二语教学和研究中较为常见的一种输入强化手段,它“利用像加黑或者斜体字等排印提示,引起读者对文章中某些特定信息的注意”(Wong, 2007: 58)。20多年来,国内外学界对篇章强化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大部分研究表明,篇章强化对于注意和习得具有促进作用(参见 Alanen, 1995; Jabbarpoor & Tajeddin, 2013; 葛现茹, 2010);也有研究表明,篇章强化对注意和习得只有部分作用或作用不显著(参见 Izumi, 2002; Leow, 1997);此外,另有研究表明,篇章强化对学习者的习得具有负面作用。Overstreet(1998)的研究就表明篇章强化对学习者的习得存在负面影响,原因是强化形式导致学习者减少了对文本意义的注意。

相较篇章强化从外部吸引学习者对目标形式的注意,产出则是从内部促使学习者注意输入中的相关语言形式的一种措施。根据 Swain(2005)的“输出假说”,产出迫使学习者从语义加工转到句法加工,是习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只是习得的结果)。产出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注意”,即产出能引发学习者对于语言形式的关注,并且,由于产出的目的是要进行交际,这种对形式的关注是以意义的交流为前提的。从这一点而言,产出这一教学干预手段跟“形式聚焦”的理念是完全吻合的,即:在以意义为中心的交际中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向语言形式。关于产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研究者们也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其中,大部分研究表明,产出和语言形式的习得具有促进作用(参见 Izumi, 2002; 王峰、刘婷, 2014),但也有研究表明和学习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参见 Izumi & Bigelow, 2000; Morgan-Short & Bowden, 2006)。产出方式中,除常见的单人产出,还有合作产出。合作产出的理论基础根植于社会文化理论,其目的是通过意义协商及互动促进语言习得。实证研究基本支持了合作

产出和习得的积极作用(参见 Kowal and Swain, 1994; Swain and Lapkin, 2001; 牛瑞英, 2009)。但也有研究显示,合作产出对习得的促进作用并不比单人任务好(参见 Nassaji & Tian, 2010)。

综上所述,关于形式聚焦作用的研究,无论是输入型的输入强化,还是输出型的产出,包括单人产出和合作产出,结果不一,甚至相互矛盾,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两种类型的聚集方式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作用。此外,相对于国外相关研究而言,国内形式聚焦研究起步较晚,并且以介绍性文章为主,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有必要探究在我国的英语学习环境(英语作为外语,而非二语)中,输入强化和输出是否能促进注意和语言形式的学习。如果能促进注意和学习,哪种方式的效果更好?哪些条件有助于发挥它们的促进作用?如果不能,哪些条件限制了它们发挥作用?另外,目前对产出作用的研究大多以书面产出模式为主,对口头产出所作的研究为数甚少。然而,口头产出已成为交际课堂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有必要对口头产出在二语目标形式的学习中的作用作进一步的研究。

三、实证研究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探究一种输入型形式聚焦方式(即篇章强化)及两种输出型形式聚焦方式(即单人口头产出和合作口头产出)对中国大学生注意和学习英语过去虚拟式的影响,主要研究问题是:

(1) 篇章强化、单人口头产出和合作口头产出等三种形式聚焦方式是否能促进对目标语言形式的注意?它们在促进注意的效果上是否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如何产生的?

(2) 篇章强化、单人口头产出和合作口头产出等三种形式聚焦方式是否能促进对目标语言形式的学习?它们在促进学习的效果上是否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如何产生的?

对于第一个研究问题,基于“注意假说”和“信息加工论”及已有研究成果,同时考虑到篇章强化是试图从外部吸引学习者对于语言形式注意的手段,它不一定真正能使学习者注意到该语言形式;而产出的压力能迫使学习者注意到自身的不足,这是一种从内部驱使学习者注意目标语言形式的手段。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一:三种形式聚焦方式均能促进对目标语言形式的注意,但口头产出对注意的促进效果比篇章强化好,同时,合作口头产出对注意的促进效果比单人口头产出好。对于第二个研究

问题,基于 Schmidt(2012)“注意对二语学习具有促进作用”,并且,“注意越多,学习效果越好”的观点,同时,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合作产出中的意义协商及互动能够促进语言习得,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二:三种形式聚焦方式均能促进对目标语言形式的学习,但口头产出对学习的促进效果比篇章强化好,同时,合作口头产出对学习的促进效果比单人口头产出好。

(二) 受试

本研究中的受试为 61 名西安某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非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他们对英语虚拟语气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但绝大部分的受试尚不能精确地使用这一语言形式。前测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测试总分为 10 分,受试的平均分为 5.29。根据班别的不同,他们分别被分配至篇章强化组(Textual Enhancement Group,以下简称 TE 组)、单人口头产出组(Individual Oral Output Group,以下简称 IOO 组)、合作口头产出组(Collaborative Oral Output Group,以下简称 COO 组)及控制组(Control Group,以下简称 C 组)。

(三) 研究工具与实验材料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三种类型:测量受试注意力的划线;测试受试对目标结构的接受性知识和使用能力的四次测试及旨在探索受试认知过程的回顾访谈。四次测试题型一样,由语法正误判断及自由产出两个部分构成。具体内容不同。

实验共使用了三种输入材料。第一种输入材料为阶段一中供所有受试阅读的短文。该短文包括 5 个过去虚拟式结构。第二种输入材料为阶段二中为两个产出组提供的口头产出提示。提示说明了事件的背景及产出内容上的具体要求,并指明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去年,以期受试可以在产出时尽可能多地使用目标结构。第三种输入材料为阶段二中为口头产出组提供的范文。该范文包括 6 个使用过去虚拟式的句子。

(四) 实验步骤

整个实证研究持续 6 个星期。由两次实验、四次测试及两次访谈构成。实验由两个阶段构成。在阶段一的实验中,所有组别先阅读同一篇小短文,输入强化组的短文采用了加黑和斜体字的排印提示来凸显过去虚拟式,两个产出组和控制组所阅读的短文则为正常排印。在阅读短文的过程中,所有受试需要对吸引了他们注意力的词进行划线。之